

上海史料叢編

五茸志逸

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

一九六三年

五茸志逸隨筆卷五

世廟夜夢饘饉二字。曉起命內侍檢玉篇諸字書。俱無此字。不知何解。問之閣臣徐階、高拱。俱無以對。再問東班諸臣。俱不知。徐云。容臣細檢字書。上曰。朕已徧檢已無矣。不知夢此何祥。靈固甚靈。瞿若帶懼。卿其詳攷。以啓朕疑。階叩頭出。至寓與中翰楊豫孫及長公璠。徧查字書。不得其解。楊歸對其夫人張氏言之。張曰。我嘗閱道藏法海元珠。有此二字。乃鬼來求食也。急索法海元珠某卷。果得之。明晨捧元珠入對。上大喜曰。小鬼求食。令祠祭司於各廟宇壇壝莫不致祭。而楊夫人之博洽。惜乎存齋不以上聞也。

松江水利通判。嘉靖八年嶺南陳禧字天祐。正德丁卯舉人。任水利通判。下車日卽奉上檄治水。公乘單舸東瀕於海。西溯於江。中歷湖泖浦涇溪匯。經理濬治。冒寒暑。凌風濤。遽以積勞卒于官。後來海忠介開江治水。多循公之迹。而郡志何以不紀其功。并其官名亦不登于府佐之列。細攷其故。舊志自正德末年止。新志崇禎中修。應自嘉靖元年起。而眉公諸人艱于遠稽。僅自嘉靖十三年以後纂起。將十餘年內之官司悉從挂漏。不獨陳別駕一人而已也。特志之以告後之修郡乘者。松郡誓而能詩者有唐酉陽。前嘉靖中有朱大章。號天游。朱文石從弟也。幼患痘失明。穎慧絕倫。

令小僮哦詩。入耳不忘。遂能詩。其贈寺僧一絕云。一鳥不鳴萬樹稀。如來寂寞火燈微。老僧曝背閑無事。割片殘雲補衲衣。

何叔皮祠部爲諸生時。偶疾篤。謂其室宋氏曰。吾已矣。若少年也。善事後人。宋號泣卽夕自盡。以明己志。而叔皮竟無恙。後登第。感宋之節。終身不娶繼室。

金同蓮好讀書。年老病篤。張白灘往候之。金猶欹枕執卷。白灘曰。書負君矣。金曰寧書負我。毋我負書。

宋徽宗內庫所藏玉盃三。其一名教子昇天。內外光潤。絕無纖埃。杯口三面聳出螭頭如生。真神物也。二名八面威鋒。其三則單螭作把。外多花紋甚細。瑩白甚於教子。而神稍遜。其一其三向在吾松朱尙書旅溪家。孫少愚、文岩分得之。文岩不能守。以教子杯典吳門三百金。已而從兄司成文石公以原銀贖歸。而單螭杯在少愚處者亦歸司成矣。司成捐館。無子。立弟太學文泉子爲嗣。而諸寶玉器則司成夫人陸氏謹司之。萬曆壬午秋。陸氏卒。陸宗族無不垂涎其家業者。乃訟太學於浙。平湖劉令逮至闔扉。衆瓜分其有。陸有顯者曰。兩玉杯至。太學生還矣。於是亟取獻之。杯到之夕。太學之室胡氏忿然曰。太學之禍。此爲祟耳。睨杯欲擲之地。左右失色。請曰。如太學何。胡曰。且休矣。猶當辱之。乃出錢二十五文。沽平湖薄酒一尊。斟玉杯中。徧賜廝養臧獲。明日上獻。下午

出太學于獄。又明日張筵飲太學。懽然而歸。後四十年太學之子本洽成進士。適陸之孫諱鍾奇者。以馬道衡謀反一案。松守張宗衡置鍾奇於圖鼎。陸氏歸璧於朱。鍾奇獲免死。本洽以杯祭其父。卽碎其杯於像前。松人無不以爲美談。語云象齒焚身。懷璧爲罪。斯言信哉（又見第六卷）。

神宗誕生。世宗不欲布告中外。華亭議曰。雖非裕王之嫡子。實陛下之冢孫。世宗頓懣。皇儲由是克定。

馮元成云。余癸未遊黔西永洪庵。在萬山深處。僧徒謂建文君駐此三十年。尚有墨跡。後自滇而粵。不知所往。初來有兩比丘與俱。抑葉希賢與程濟耶。相從卒相散者。豈物色之急。不能終捍牧圉耶。

會稽董侍御頤齋公。始在太學。無僮僕。夫人躬執炊爨。拾穢遺暴以爲薪。仲子中峯公玘年二十三。弘治己丑會元及第。猶與父共寢。始婚夕。雞鳴猶侍側。屢遣方去。少宰歸時。吾松徐存齋以學憲謁。設饌。魚蔬淡泊。盛以大盂。數舉筯焉。

正德嘉靖間。南岳僧楚石。本北人。年一百七十歲坐化。藏普通塔下。時有白簾和尚。年一百三十。無極和尚年一百二十。又有友體俗姓陳。松江人。以僉憲禦倭。兵敗逃山中爲僧。住淨瓶岩。八十化去。以肉身塑像。皆高僧也。陳僉憲當攷其名。

青浦白鶴港港西。有夫子衣冠墓。土人稱夫子堂。

宋季鷹嘗曰。粵人呼引盜人曰躡。山東饑。盜皆潛孔道田家。日晨相與臥歌於途。視客裝可圖。則羣起拊擊掠財。厚酬田家。各鳥獸散。躡猶言脚也。言若賊之手足。抑亦心膂矣。

袁海叟蘇李泣別圖詩云。猶有交情兩行淚。西風吹上漢臣衣。而選不及何也。

春申浦邊有白廟者。乃商舶記程處也。歲久頽圯。順治癸巳春。有徽商途行。遇雨投之。見大士像零落雨中。因問僧修此須幾何。僧以百金對。商遂解橐施與。僧見重貲孤客。地僻人稀。因密屬行童共縛之。將欲加害。適浦中巡邏船見一豔妝女子趨入廟中。若私奔狀。巡卒疑之。泊舟埤入。聞內有落落聲。從隙窺之。見一人蹣跚壁根。僧及行童各舉大杖亂搥其腦。邏卒破壁而入。擒僧救商。及搜覓女子。了無踪跡。既聞商言。始知大士現身救度商人也。邏卒以聞于官。斃僧于獄。嗚呼。佛之於人。豈遠也哉。

丹徒令張文光。其兄某與楊方壺爲乙丑同榜。嘗言其弟文光前生之事。一老僧病時。語弟子云。余某日化矣。當投某處王氏爲男。男止十年耳。亡後。弟子果偵王氏於某日生男。甫生。卽能言我爲若子十年。當以痘疹亡也。王氏愛之如掌珠。慮其言。乃詭名爲女。飾以金耳環。一日被人盜其環。并耳扯之流血。父母大驚呼。至十齡果發痘而卒。於卒時又言。當往生張某家。且中甲科爲官矣。父母可就視我。王夫婦果探聽張門。張乃巨室。且伊長子。乙丑得甲榜。門閥峨峨。人不敢通。而初

生孩又從內室言。我前生父母在門。何不令入視乎。張父母大駭以爲怪。意欲棄之。兒曰。我非怪也。前生事余實悉記。方且大爾戶。何訝爲。乃令王父母入。一見兒笑語鑿鑿。且曰。留我前生父母在。弗歸也。張果留王母與生母共育之。兒長。果中式。令尹丹徒。方壺勅封歸途。艤舟訪張令。述伊兄言而訊之。則云此真實非妄。至今耳傍環痕尙在。輪迴因果之說。信有徵矣。

范文正泣青時。母疾。思甘泉。公乃籲禱感動。有泉泓然出焉。因而愈疾。後人斲石爲井。用治丸劑多效。僉謂公仁孝所感。遺澤至今不泯云。范公亭在西南城隅。其十六代孫惟一銘云。毖彼洋溪。醴泉斯湧。實維先公。惠及感動。青人仰公。斲石如珙。溢注靈虬。膏凝雲凍。起疾回殘。功不旋踵。千萬斯年。澤流彌永。

俞楓谷名均。以江右名家來守吾松。多惠政。兼擅詩才。以鳴琴之暇。時抒金石之音。咏半畝閑居云。何必廣爲園。半畝足蒔蔬。何必崇爲臺。數椽足貯書。北窗有孤梅。梅影日蕭疏。南榮有叢桂。寒色在衣裾。青山片片淨如拭。綠疇靄靄還如織。性不喜事事轉稀。口不談玄玄亦得。洗竹澆花寄遠心。釣水耕雲趁餘力。人間新局豈堪聞。天上舊遊那解憶。但願親朋日日來。酌酒焚枯皆帝德。

宋幼清幼時卽穎異。年七齡嘗讀豫讓傳。起白其父曰。讓欲刺襄子。而襄子生之。是復以國士遇讓矣。彼智伯雖不若范中行之衆人遇讓。然豈有再生之恩如襄子哉。不識又何以報之。故爲讓計。惟

有諫智伯之多行不義耳。諫而不聽。先伯死之可也。與伯偕死可也。刺而不中。飄然遠引可也。漆身吞炭。毋乃過乎。其尊人喜之。出以語客。無不擊賞曰。此兒不凡。一日有家讌。坐客皆父行。孝廉某肥。素有黃犢之目。酒酣。某父行抱之加于孝廉之頸。笑叩曰。爾今坐此云何。對曰騎黃。對曰騎黃。孝廉乃佯怒大呼。故欲傾之地。乃尊亦佯怒。坐客亦佯來勸解。乃徐對曰。吾言騎黃鶴耳。舉坐驚嘆。以爲機警絕倫。

三國吳張昭爲婁侯。按婁、秦之縣名。屬會稽郡。漢初因之。東漢及魏晉皆屬吳郡。隋省。唐始置華亭縣。屬蘇州。五代晉時屬秀州。宋改秀州爲嘉興府。而華亭仍爲屬邑。元陞縣爲華亭府。隸嘉興路。尋改爲松江府。以府北有松江故名。國朝因之。直隸京師。今又分華亭之半爲婁縣。事雖紛更。而取名暗合於古。初守土者奉撫按行議名曰東華亭、西華亭。疏上駁其不根。乃改今名。人但知崑山縣爲古婁。而太倉爲婁東。嘉定爲秦嚠縣。亦音婁。姑蘇自婁門而出者皆婁也。越絕書云。婁北武城閭閻所起。婁東百里坑。古長人坑。從海上來。故曰上海。稽其始則吳名婁。而析爲華亭。又析爲上海。又析爲青浦。今而還析於婁也。豈非暗合者耶。

錢溥出使辭安南國書云。辱祖送千里之遠。此固敬事朝廷以及行人之禮渥矣。乃金帛載加。溷我行李。則王所以愛之者適所以涼之也。又焉用是。夫禮無加貨。事無二成。古之使者常謹於此。用

是返璧。幸毋見訝。

高新鄭頗修華亭隙。吳中監司承望風旨。多摧辱之。追逮紛紜。徐文貞意不自得。門下呂生智士也。召與之謀。呂生曰。此獨去新鄭可耳。吾當爲公行。乃持千金至京師。會莊皇帝崩。高公與江陵張公同受顧命。呂生喜曰。吾事諧矣。乃使客說高公曰。大行皇帝握公手而以少主屬公。公何以自効哉。公曰。誓捐軀報國。無足言者。客曰。固也。今事有最急者。非公莫可行。高皇帝時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。而以秦王領之。晉燕周楚爲之貳。公所知也。公曰然。然靖難之後不復設矣。今奈何。客曰。宗人令雖不設。而國無長君。儲貳未建。則親王未之國者不遣。豈非祖宗深意哉。正德中欲令榮王就國。則廷臣動色而爭之。土木之變。非郕王在朝。宗社之計。未知所定也。今主少國疑如此。而公晏然。奈何言報國乎。高公懼然曰。此先帝神靈教公言也。敬聞命矣。客退。則呂生宣言傳入宮中。高公將援立外藩。不利于社稷。皇后皇貴妃聞之大驚。且不信。乃令妃父李偉造高公探之。高公曰。親王領宗人府。祖制也。今當復之。李還報曰。信矣。乃夜降旨責高公。卽日屏出國門。呂生名需。號水山。塘西人。老而負俠。有縱橫之術。出自何心隱之門。又號光午。相傳長泖爲由拳舊縣。漢末沈沒。每天色清明。水面無風。則見水底屋脊瓦石焉。萬曆元年。新築青浦城。苦無石。父老言于邑令。使人入水得石甚多。今城頭多石。多長泖中物也。

孔平中談苑。稱華亭鶴出於下沙。多從海外飛來。遂遺產焉。凡胎生者真鶴也。不食魚蝦蛇鱔。止食稻粱。若好食魚蝦蛇鱔者。鶴合所生。乃卵生也。胎生者雖甚馴熟。久須飛去。卵生者不能去也。

松江鱸魚。長橋南所出者四腮。天生鱸材也。終日色味不變。長橋北近崑山所出者三腮、二腮。味鹹不及橋南。長橋卽垂虹亭。

吾鄉金澤有水一方。出蓴菜。其根如苻。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。其枝丫如珊瑚而細。又如鹿角菜。其凍如冰如白膠。附枝葉間。清液泠泠欲滴。其味香粹清柔。略如魚髓蟹脂。而清輕遠勝。半日而味變。一日而味盡。比之荔枝猶覺嬌脆矣。其品可以寵蓮婢藕。惟菓中之櫻桃。花中之蘭。可異類作配耳。昔張季鷹因秋風起忽動蓴思。袁石公曰。蓴之妙爾爾。季鷹棄官。不爲折本矣。

宋堯明號霞峯者。七歲時出嬉遊庭前。有客咏隔簾看鏡詩。久而不得。忽應聲曰。秦嶺望來雲冉冉。楚臺看去雨濛濛。時胥臺袁公、衡山太史皆戟手嗟賞。競抱持云。公少時請夢於仙遊。夢入廟時有人手授紙扇如掌。書曰。風送桂花香十里。如是遂覺。後有廣文之選。署旁一小亭有聯榜柱。其右失矣。讀其左則風送桂花香十里也。乃驚嘆曰。人生有定。其可移乎。

徐髯仙霖號子仁。金陵人。七歲能詩。九歲能大書。自後精研六書。李長沙見之曰。此周伯溫之流。吾不及也。善製小令。填南北詞皆入律。武宗南巡。召試除夕詩百韻及應制詞曲。皆立就。語多詭

諷。上嘗乘月幸其家。命置酒。家無供具。以蔬笋鮭菜進御。上大喜。爲之引滿。酣暢而去。已而數幸其家。御晚靜閣垂釣。得一金魚。宦官爭買之。上大笑失足落池中。袞衣沾濕。快園有宸幸堂。浴龍池。紀其遇也。賜飛魚服。扈從還京。每夜宿御榻前。與上同臥起。將授官禁近。固辭。文徵仲寄詩曰。樂府新傳桃葉渡。彩毫徧寫薛濤牋。爲名流傾慕如此。後世廟繼立。威武近幸皆逮治坐罪。而子仁超然無所連染。愛吾松山水清幽。久居茸城。自號曰九峯道人。爲雲間寓公。

嘉靖甲子。耿公定向以學使者倡道東南。與焦公竑、李公士登入留都明道書院。而公爲都講。隆慶丁卯。公復簡集郡縣之孝秀講學于中和書院。時先別駕應科試。拔華亭第一。因赴講席。聞公訓曰。士必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根器。而後可以載道。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力量。而後可以立身。又曰。自唐虞至今纔四千年。吾生世五十年。已得八十分之一。不可爲不壽。故作風波翻世道。長留日月照人心。公之胸懷。何其高曠也。

昔楊子雲賦甘泉。精思夢腸出而殤。郭路夜定舊說。絕於燭下。董元宰年八十三。其彌留時猶爲方禹修作書。擲筆而逝。世以蟬蛻稱之。亦可謂以身殉書者矣。

沈鳳峯評張南安書。如龍蛇盤走。變化不測。豈惟人莫之知。雖南安亦不自知也。

張村居先生。東海父也。居鄉治家。卓然不苟。所立家訓頗多。其略曰。爲吾後人者。生子雖多。不

可無教。生女雖多。不可不舉。娶婦必德門。不必富貴。嫁女僅可給衣奩。不必過豐。疾必迎醫。勿事禱禳。喪祭以禮。勿用僧道。故舊不可忽遺。勢要不可趨附。

王元美一日在弇園縹緲樓招眉公飲。時坐客有以東坡推元美者。元美曰。吾嘗叙東坡外紀。其文雖不爲我式。而時爲我用。意常不肯下之。眉公曰。先生有不及東坡者一事。東坡先生不喜作墓誌銘。而先生所撰誌銘不下四五百篇。較輸老蘇一着。先生大笑。已而偶論及光武、高帝。先生曰。還是高帝闊大。眉公曰。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。高帝得天下後枕宦者。光武得天下後却與故人嚴子陵同臥。較輸光武一着。先生更大笑。連進眉公三四觥。爾時想見前輩如此清譴。了不可得。

楊椒山讀書容城寧國寺。寺門有屠者。夢神語楊某忠臣。家貧力學。汝合供具。覺而訪之。一見奇公。旦晚供不輟。公固止之不得。三年不倦。公登第。屠者不復見。爲諸城令。屠者來謁。入問治狀。曰好好。竟欲去。公贈之二十金。絹一疋。屠者笑曰。吾不爲金來也。公良苦。安所得金。而予以我也。辭不受。止持一縑去。後公被難。每秋讞。屠者必侍張夫人母子入京。稍後。及公赴義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。獨屠者在。公至西市見屠。受命經紀藁葬。設奠痛哭而歸。蘭溪王海齋曰。予受華亭徐公命。送椒山西市。見屠者。惜不請其姓名。

張侗初云。吾家却金堂舊有四箴。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。箴曰。士大夫當爲子孫預造福。不當爲

子孫求福。謹家規。崇儉朴。訓耕讀。積陰德。此造福也。廣田宅。結姻援。爭什一。鬻功名。此求福也。造福者淡而長。求福者濃而短。士大夫當爲此生先惜名。不當爲此生市名。敦詩書。尚氣節。慎取與。謹威儀。此惜名也。競標榜。邀津貴。驚矯激。習模稜。此市名也。惜名者靜而休。市名者躁而拙。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。不當爲一家傷財。濟宗黨。廣束脩。救荒儉。助義舉。此用財也。靡宮苑。教歌舞。奢讌會。聚寶玩。此傷財也。用財者損而盈。傷財者滿而訕。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。不當爲天下惜身。省嗜欲。減思慮。戒忿怒。節飲食。此養身也。規利害。避勞怨。營窟宅。守妻子。此惜身也。養身者嗇而大。惜身者羶而細。

余友李叔衡。諱九星。縣庠生也。偕其室康氏從父宦於浙。歸途婦偶失足墮水。舟子援之。氏曰。吾爲婦人。不能檢束。而此手爲人執耶。歸至家不食而死。此與五代時王凝妻李氏事相類。惜未白其事以表彰之。近雖採入新志。余復重揭之。以媿世之忍恥以偷生者。

郭璞妙選吉地以福其身。利其後。而身不免刑戮。後亦衰微。則其書已不驗於一己矣。吾松王孫熙子元瑞。父子進士。家世業農。里人稱爲善人。祖父皆火化無塚。是豈因風水而貴哉。

徐禎稷官蜀時。士人張網江流。獲一首。題金兜鍪云。前將軍張飛。凜然如生不敗。魁梧異今人。數千年浮沉水中。一旦出人間。此何意耶。僚案相傳。嘆異累日。具禮葬之山中。按三國志自右將軍

遷車騎將軍。不知何以稱前。豈閫中之役。復有後命耶。

楊廉夫鐵冠重四錢六分。向藏太醫高鶴琴家。垂老病困。眉公以文徵仲望湖亭畫一軸、王履吉楷書、阮嗣宗咏懷十七首卷。當錢買之。是日臘月二十一。公私之遭如輶。猶能抽力置此。見者笑爲吳癡。

楊宦有紀綱喻悅卿者。於明季曾詐白沙灣張姓銀四兩五錢。後十年。其父卒。一日託夢于子曰。汝曾詐白沙灣張姓銀。今我爲豬在其家。腹下有三撮白毛爲記。三日內將付屠戶矣。其子夢覺。急倩人往其家買豬。其價恰值四兩五錢。歸至家。給其食。久爲廝養厭棄。悅卿夫婦自爲供養。久之漸聞于人。覺不雅。移養長生庵。而悅卿亦悔過自新。奉長齋。不復問世事。子詐父償。不審何故。豈作俑者其父耶。

六保民蔡姓者。妻與人通姦。一日荷鋤而歸。向妻索茶。妻飲之。隨覺腹痛。不一刻而死。時鄰里親戚認爲急病。莫之覺也。至壬寅五月初四。大雷雨。擊一犁田楊姓者。書其背云。三年前某月日藥死蔡姓者也。可畏哉。天有記性也。

康熙二年八月。松江西門外有一傭工病篤。醫禱無資。又無親知可援。婦云予有姊在洙涇。或可救援。因趁日船。行至中途竟分娩。胞血淋漓。舟子厭惡之。時日將暮矣。欲置之岸側。婦已昏迷莫知所適。有同舟者心竊憐之。出銀三錢付舟子。必欲其送至姊家。姊見之隨以銀二兩速送之歸。其

夫正在危困。見妻生子。又見銀。滿懷懼喜。自是病亦漸愈矣。一舉而活三命。功豈渺小哉。余閱南史有嚴植之救危病於塘側。事頗相類。故志之以示好義者。其同舟之仁人。尙欲訪其姓氏。方伯張叔翹往備兵蒼梧。已參藩守潯江。著梧潯雜佩。其記蜀符載送楊衡遊南越有云。五嶺風候。惡加餐飯。日飲酒數觴。可以佐助元氣。蓋遐方風氣與中土殊絕。起居服食最宜慎重。清晨常有嵐霧鬱塞。日晏始開。故晨起不可太蚤。少飲酒乃出視事。午後不宜飽食。尤忌露坐取涼及數數沐浴。皆能致病。

狀平泉陸公者。謂公高風漸遠如陶元亮。而無瓶粟之窮。耆老宿德似高伯恭。而無夷立之危。祿位名壽似郭汾陽。而無魚朝恩之譖。遊戲禪宗如白香山。而無伯道之悲。潛神義畫似邵堯夫。而無冬夏之苦。忠信篤敬似文潞公。而無子方之辱。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。而無介甫之爭。遂爲古今完人。徐鴻州當官二十四條。示子禎稷守夔州云。端身範以示表儀。勵廉隅以保名檢。重倫常以彰教化。篤恩義以厚風俗。精聽理以通冤抑。詢利弊以救疾苦。慎刑獄以恤元元。輕賦斂以寬民力。重農桑以阜民生。訓文行以興士學。矜孤獨以惠困窮。簡詞訟以安生理。禁浮薄以挽薄俗。尙儉素以節財用。謹簿書以核吏奸。慎文移以通上下。致誠敬以重祀典。豫蓄積以備災荒。訪耆德以示意向。懲奸橫以伸善良。守法度以維風紀。習武備以防事變。明出納以遠嫌疑。體人情以布慈恕。

有一老吏。於縣令初任。卽觀其舉動而品目低昂。區爲三等。一令密知之。召而問焉。聞汝能品第官長。試言吾可置何等。對曰。凡到任問民間疾苦者。上也。訪公門情弊者。中也。問錢糧多寡者。下也。令深服其言。徐鴻洲述。

張東海送子會試詩。出守南安便道歸。治裝送爾赴春闈。舟車到處須防險。爵祿隨天每慎微。直道遜詞真要訣。權門利路是危機。傳家保世惟清儉。富貴休忘著布衣。

朝廷以賢否辨仕路。公庭以曲直平民情。里巷以是非正風俗。其爲盛世無疑矣。徐鴻洲云。

司馬溫公之在維也。文潞公、范忠宣相約爲真率會。脫粟一飯。酒數行。過從不間十日。文有詩云。啜粟儘甘顏子陋。食鮮不愧范郎貧。范和云。隨家所有自可樂。爲具更微誰笑貧。三公極得救弊之意。又能惜福養財。吾郡洪洲王公。每錄之以告同志。

周萊峯語云。天下事若心厭之便增幾倍勞苦。若心安之便有無數自在。謀身無萬全之策。不如委命之爲安。處世無百中之慮。不如任理之爲適。

楊廉夫曰。予自壬辰兵興以來。遭罹死地者凡四五矣。今以松江郡守顧公之招。予客于府庠。退處一室。顏之曰心太平。人怪之。顧公是之曰。昔香山居士之詩。自謂我自羲皇代。先從心太平。居士嘗歷險難。身獲太平而心未獲太平。先生歷險難。身不獲太平而心實平焉。予謝之曰。他人有心。予付

度之。子之謂也。因銘室曰。嘻割爭。絕揖讓。爾一身。天地長。心獨遊。在羲皇。

顧東江教庶吉士。陶鎔造就。一時出門下者。若江右舒芬、廣南倫以訓、建康陳沂、貴溪汪佃、關中馬汝驥。至今稱爲一代雅流。

孫毅齋三典文衡。新鄭高相國拱、婁江王司寇世貞、新安汪司馬道昆。皆出其門。

潘公定恩筮仕守祁州。其夫人曹躬教民間婦女紡織。祁民賴之。爲立潘母祠。今北土之布肅寧最盛。去祁百里而遙。意是其遺教耶。

張鯢淵仕宦閩中。禁左道榜。疫癘之作。固屬天行。若夫死生大數。雖司命無如之何。豈因巫禱邪術。可以僥倖萬一者。未有巫祟猖狂于白晝。冥船交驚于通衢。妄建行宮。擅設儀衛。牌竊巡狩。示號法王。如近日閩中風俗之惡者也。倘係邪神。則妖不勝正。斬伐汗澹。夫豈能逃。若其爲正神也。上之不言成功。去民甚遠。下之禦災捍患。祀典有常。而顧甘巫覡之矯誣。耗愚民之貲蓄。徒博祭賽紛紜。鉦鼓震耀。以供欺世惑民之假借。竊爲其神羞之矣。總緣淫巫妖道。倡言蠱說。以至于此。無論爲王法所必誅。正教所必闢。卽爲受病之人計。而冥幻恍惚其心神。叫噪驚擾其耳目。絕湯藥而勿御。禁酒肉而不親。不速之死亡乎。爾民崇正卽是保生。祛邪乃以遣病。毋聽誘惑。自墮冥行。本院以提衡風俗爲己任。此後有若等奸民。定行左道惑衆之律。立置重典。且有西門豹、狄梁

公、張忠定之故事在。本院自愧不逮先賢。然見義之勇。亦所不敢讓也。

洪武初。將召楊廉夫用之。令近臣促入京師。廉夫託疾固辭。作詩曰。天子來徵老秀才。秀才懶下讀書臺。南山肯爲秦嬰出。黃石終從孺子來。太守免勞堂下拜。使臣且向日邊回。袖中一管春秋筆。不爲旁人取次裁。或勸上殺之。上曰。老蠻子正欲我成其名耳。遂縱之。廉夫赴召時帶四角巾。聖祖問何巾。對曰。四方平定巾。上喜。因頒其式於天下。令倣爲之。

東吳澤國也。以水爲勝。自天目發源歷杭嘉而東。五百里間回旋曲折。若龍盤地中者不知其幾。至松江而播爲二。其一北流蜿蜒九峯間。出通波門。以合於吳淞。其一東流是爲黃龍之浦。氣勢宏偉。實惟松之巨川。兩支分流夾郡城而東。以趨上洋。而皆會于海。其間迴旋曲折。若龍蟠地中者。又不知其幾。蓋東吳之秀實在于是。而黃浦之一支。南入于金匱塘者。其曲折尤多。人呼其地爲曲水邨云。張東海仿朱子武夷九曲歌。爰作棹歌十章。使名家子弟歌之。風動之意間存焉。亦曲水一段故事也。其歌云。司馬橋西百曲流。舟行一曲一回頭。酒旗招我還來醉。自笑行人不肯休。潮來滾滾港水濁。潮退悠悠江水清。田家不問潮清濁。灌我青苗總有情。朝行船也暮行船。來往東西直似弦。多少後生嫌港曲。問渠原不會行船。早禾有穫晚禾豐。只爲潮來曲水通。笑殺愚民懶疏濬。却將赤地怨天公。常言丞相愛開河。却是恩多怨亦多。待看三年五載後。人心恩在怨消磨。若